



通天閣

通天閣

(日) 西加奈子 著
杨炳菁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许金龙 主编

通天阁

通天閣

(日) 西加奈子 著

杨炳菁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天阁 / (日) 西加奈子著; 杨炳善译.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2-8

I. ①通… II. ①西…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2号

TSUTENKAKU
by NISHI Kanako

Copyright © 2006 NISHI Kana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IKUMASHOB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SHOB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
方式使用。

通天阁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西加奈子著 杨炳善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2-8
定 价 2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①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

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②，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③，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谬。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④。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⑤。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

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嚼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莢蒾航海》中的“莢”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莢”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

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⑥、“我不能没有你！”^⑦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⑧。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⑨。如果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许金存

注：

- ①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 ②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 ③ 同上，第27页。
- ④ 同上，第27页。
- ⑤ 同上，第57页。
- ⑥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 ⑦ 同上，第167页。
- ⑧ 同上，第169页。
- ⑨ 同上，第179页。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目录

- [一] —— 001
- [二] —— 011
- [三] —— 019
- [四] —— 028
- [五] —— 038
- [六] —— 048
- [七] —— 058
- [八] —— 068
- [九] —— 078
- [十] —— 088
- [十一] —— 099
- [十二] —— 110
- [十三] —— 119
- [十四] —— 130
- [十五] —— 142
- [十六] —— 146
- [十七] —— 150
- [十八] —— 164
- [十九] —— 171
- [二十] —— 176

“在列车上。

“是跑在乡下的单线列车。窗外一派娴静的田园风光，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我坐在车窗旁，是前进方向的四人座位。火车突然驶入隧道，一瞬间车厢内如停电般一片漆黑。火车穿过隧道后，我面前坐了个女子。她像俄国老妇人般的头上包着围巾，凝视着窗外。我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空位却偏要坐到我面前来，但已错过换座的时机。正坐得难受，那女子朝我转过脸来，是个皮肤白皙，微微发胖的年轻女子。‘我坐反方向的座位难受，能换一下吗？’她说。我点点头，站起来。就在那女子坐到我的座位，我坐到她的位子上时，火车再次驶入隧道。漆黑一片。穿过隧道，车厢又亮起来。那女子再次看着我说：‘我坐反方向的座位难受，能换

一下吗？’我诧异地朝窗外望去，发现自己依然坐在前进方向的座位上。这样下去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但我发现本来就没什么目的地，是在等火车再次驶入隧道罢了。”

醒来已是五点。

早上五点还是晚上五点？从窗帘缝隙透来的光感觉应该是早上。可如果说是晚上五点，我觉得也对。这样想来便很烦，于是又闭上眼睛，脖子那儿却痒得难耐。似乎飞行夹克的领子窝到里面去了。夹克硬邦邦的，在脖子周围颇有存在感。美国空军大概想不到有人身穿夹克盖着棉被睡觉吧。想伸手弄平领子，但觉得自己傻躺着，做这个动作也是大工程。呼哧带喘地弄好领子，总算舒服了。想再睡一觉，可这次有点兴奋，睡不着。没办法，我决定起床。睁开眼，身体保持原状。我来来回回转动眼球，是为了让脑筋彻底活动起来。

天花板上有烟圈儿一样的污渍，摇摇摆摆地伸向墙边，然后绕回原处。脸转向左侧便是墙。从浑浊的黄色墙面抬眼望去，是半个六角形的飘窗。那上面摆满了我从日本各地搜集来的钟表。在钏路民宿买的木雕鲑鱼表，在那须高原绘本书店买的鸽子表，装饰着黄金的老式松下座钟，基地大道买的画着蛇獠大战的表。还有麦当劳欢乐套餐赠的汉堡神偷，百元店的纸质手工表。它们的共通之处是：不动。每只表都

随意指向一个时间，停在那儿。现在我屋子里走得最准的只有放在床头的四方形白色闹钟。我喜欢秒针清脆的跳动声，这个是在附近电器店买的。

目光转向床的右侧，木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昨天吃的牛肉盖饭的空盒、发泡酒的易拉罐、《早安》杂志、好彩烟盒、爱丽尔面巾纸、空的黄色马克杯、大张着嘴的青蛙烟灰缸、脚踝上有破洞的袜子、几根红色橡皮筋、黑糖的糖纸、水费缴费单、横排版的《人间交叉点》、史努比叉子等。靠近墙边是从中贯屋买回来的收纳箱，两组，一共四个。里面放着几本写真集，南野阳子的、欧文·佩恩¹的、格雷戈利·考伯特²的。还有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全集、几本秋山勇二的《浮浪云》、约翰·欧文的《新汉普夏饭店》、远藤周作的《深河》、远藤顺子的《丈夫的作业》、《朝日摄影》等，剩下的要么包着书皮，要么翻放着。

正对床脚的地板上放着电视录像一体机。黑色的VICTOR，24英寸。画面不怎么样，录像也坏了。电视上有几盘录影带，我已经忘了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打开电视旁

1 欧文·佩恩：1917年6月16日~2009年10月7日，1917年出生于美国的新泽西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在他超过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对人像摄影、时尚摄影和静物摄影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作品被世界主要博物馆永久收藏，他出版了超过25部专著。

2 格雷戈利·考伯特：加拿大摄影师。他属于那种现在非常罕见的艺术家，没有和任何画廊签约，过去十年里也没有开过一次作品展，不曾接受任何采访。他就好像处在“地下”状态，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几个富有的收藏家在支持他，为他提供资助。

边的那扇门就是小小的厨房、浴室和厕所。不过从我这个角度看不见，我又朝天花板看去，然后向窗外望。

天暗下来，如此说来应该是晚上五点。我是昨天夜里两点左右睡的，这一觉睡了十五个小时。脑袋当然晕晕乎乎。总之不能再睡，就算闭着眼睛也不能睡。可即便起来，这么冷也懒得动弹。

但躺在床上不睡觉确实无聊。不，现在还好，再过五分钟就无聊了。而且再过五分钟我肯定绝望到动都不想动，在此之前必须起床。

想知道究竟有多冷，起床之前呼了口气，白色的，可以说太白了。这房间怎么搞的？四年前空调坏了，和房东交涉让我发憊，也就那样了。买个取暖的东西就好了嘛，但我总有点不甘，就一直没买。所以，虽说我是在自己家里，但始终是穿着那件笨重的美军飞行服钻进被子。暖和的确暖和，到底是件笨家伙，这四年冬天，我从没睡舒服过。

外出时，我是不穿这件飞行夹克的。水货，又短，腰那儿很冷。四年前空调坏时，我的腰也受了伤。从那时起我就很注意，打喷嚏也扶着腰，搬重东西更是谨慎。自从知道受凉对腰最不好后，我就格外用心保暖。现在出去，我穿着在优衣库花三千九百日元买的大外套，看上去像肌肉一样的外套，价钱虽便宜但又轻又暖。那些和我擦肩而过的年轻家伙，有时和我穿的一样。我觉得这蛮帅的。“性感”谈不上，但有点儿吧。较之傻乎乎、脏兮兮的老头子，当然希望

别人看自己是个帅哥。所以，我蛮中意那件上衣。

“一、二——”

慢慢地喊出声来，好像有点干劲了。起来也没什么事做，这姑且不去理会。

“三！”

这一叫，像喝了“可尔必思”似的，一口白痰飞了出去。我胡乱拿过纸巾，小心擦干净。就做这点事肚子便饿了。房间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拿过钱包，里面有三千日元左右。我脱掉飞行夹克，换上优衣库外套打算出门。

正要出去时，恰巧听到对面的开房声。不妙，我赶紧关上门，从猫眼儿望去。一个男的走出来。在这住了十二年，可我不知道对门那家伙姓字名谁，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也没说过话。我只知道他比我早住进来。那家伙的房间怕是空调也坏了吧。有时想去问问，但心情不佳也就不想搭话。

要说什么让我心情不佳，首先是那家伙的长相。高颧骨，湿乎乎的黑红皮肤，能让人联想到脚心；还有眼睛，像只休息的猫头鹰；鼻子也像在哪儿捡来的；嘴呢，就像蒸熟了的红色蠕虫。那张不对称的脸要是一打喷嚏，简直就能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前面几缕稀疏的头发，脏乎乎光秃秃的，可后面头发蛮长，用个皮筋扎起来。再说衣服的颜色搭配，肉色睡衣上一件带帽的罩衫，中间是金黄色毛衣。仔细看去，光着脚，穿一双健康凉鞋，还是黄绿色的。穿成这样就不是什么品位的问题了，绝对是脑筋不正常。他家的大门上